

# 抵制和提倡

## 二大問題

[illegible]

## 二大問題

振新染織工場  
上海大南門外馬路橋堍

出 品 優 點

花 芳 法 花 線 紗  
花 市 鮮 艷 紅 藍 紗  
毛 市 鮮 艷 紅 藍 紗  
漂 不 退 色 各 種 布  
正 實 地 堅 固 花 樣  
新 奇 尺 碼 豐 足 價  
目 便 宜 統 一 之 外 貨  
有 諸 君 之 無 不 及 愛  
國 諸 君 盡 一 試 之  
如 蒙 賜 顧 請 至 法  
租 界 吉 祥 街 公 和  
來 號 接 洽 可 也

泰興  
電燈公司

四川路字七十三號

電話 中央一四一

專營材料

以及花罩

式樣鮮明

歐美新到

代裝燈飾

彩燈廣告

上海獨步

堅固工料

二層樓書場  
王朱姜馮周周吳吳筱

室  
徐順興紙號

曲申良改樓層二

飲——寬暢招  
之

本號開設上海  
西文字絲紗仿  
印各業貨品包  
彩石磚兼辦綢  
綾襪對各種雜  
各貨號賜顧  
無任歡迎之至

電

上海西醫醫院

廣東 東 種 德 園  
藥 聖 科 綠 名

[illegible]



口中稱其特准掛號立券按照總局特別優待寄送之報紙

有力量。我們還有朋友不歡迎他的過，可是開章明義，他替他們出力量的。就是日本公使芳澤，反對愛國維新的心理了。不識別人，就是我也少樣一樣。真正的迎合上我們反對愛國的日本國，當然不願意人抵制利用。這便先就要表示親善，買上五角大洋的仁丹來用治用。有人罵他太壞，這「你真熱度五分錢」我笑說。他老實說，我反正「治用治用五分錢」，第劉芳澤和我外交部長攜手的那個當兒，他倒又吃我的仁丹了。哈哈。在洋子先小口內。芳澤已經可愛。身雖抵不上草子，我口內的芳澤，難道

花菊香

天恨。我道人是非奇怪。因為狼懶。而於炎夏的時候。更加懶了。所以斃了你的大作。沒有回報。實在抱歉的很。你說找命太偏率。幾乎不給你。你說夢寐心不足。功未獲。據七紅等說。他這幾天狼空恨大罷。呵呵。

民衆

周君瘦瘠字榕上。廣西桂林人。初自鄂省入京游學。修業於山東中學。肄學軍門農業專門等校。後安作客。近二三年來。周君性嗜劇。舞台歌喉。時見其人。都門評劇界。前輩推春覺生凌雲漢閣主人等。中輩則江侯公張氏一也。京中若青年評劇家。俱其邑也。京中各小報。時有君之著作。阻竄金簾藏雜話。君時時惠稿爲助。並題侯喜嬌臉譜多種。至感。君寓樓六條。與聊城泰魯泉比鄰。魯泉與余因事常通問。君因事冗。無暇握管。時囑魯泉道起居。今春魯泉遷居東城。尋余與君之昔聞。亦遂闊闊。君昨輯雲影一書出版後。復編戲劇雜誌。前二星期。得君手書。微病困難。致第二期不能如期出版。囑余代啓。余日來文信稍疏。正擬草稿高君。而忽聞噩耗。云君於陰歷十七日。七點十號。偶感時疫。辭謝塵事。孰料至十九日（八月一號）下午八時。竟不起。年僅三十有奇。歲止山陽思。聞笛笛而傷心。歲止懷人。過江關而阻斷。因賦詩置哀之。

（未完）

● 說 明 書 ●

第一本 台地全上之男女優伶陸續作姐(華而施妹)雪梨賭博之徒二客 鸚鵡罵人 增桂樓 家鄉 雪景飛功 故請二女親至宮宿恨 霧 疾瘟 一百萬

不悅 力阻 不果

第二本 夜女伶至派拉司院院斷戲作天魔舞畢 即

第三本 姐妹館宮內及阿拉伯夜旅行各處 忽見王叔

求至臨地時以點化之仍不醒 而王叔所見令內侍

第四本 既被送至女伶館處必逐 致王叔之魔法

決難收效 乃頭行行事 一而和王叔往 一則請

第五本 夜半赴約 如法泡製 王叔於 末回湯

粉飾相招 躍出坊間 小中 又扮石像 夜好奸捕而

萬金謝 三對夫妻乃皆團圓

第七回 款段出都門 一官南下 豪華遍香國 二十四來

再四思維。回却要利用那佃地的地方很多。因此動身北上。到天津去哩。老太爺主張。順了他意計。去開佃的地。不日。我這老動身到上海去哩。裴連春還沒有說完這話。口裏眉毛緊蹙。眼睛睜。惡得很道。乾脆一句話。你是做了官了。恭喜恭喜。叔倫倒沒有回答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那大案檯上。用盤子盛着八隻綢紋成窠五色的紅銀茶杯。那是預備貴客來以茶用的。逢春一個身。抓了一隻杯子在手。用足二十四分力。把那茶杯擲茶人的。向着叔倫的頭部。很。一擡。逢春是天生神力。這一擡竟同小可。再者人身的頭部。爲腦神經關係。無論是誰。不能受什麼打擊。叔倫的頭。並非銅鐵造成。再者又不曾防備。諸問當得這一擡麼。那時祇顧你的一驚。正中了叔倫。頓時血流滿面。身軀直噴噴的躺下地。去。事不省了。子俊見此情形。不覺也驚惶失措。一而趕到賊當差的進來。拿預備刀傷案。裏扎傷口。把人在地下攙扶到安樂椅上。七手八腳的調治。一面埋怨逢春。把人在地下攙扶到安樂椅上。自己也就覺得下手太重。不要緊的被殺死了。幸虧刀傷藥好不過。滲上去立也止血。把折扣口重。住。但是叔倫。元是閉眼躺著。而色慘白。一動都不動。

丹翁。他跑到蘇州去爲什麼呢。阿。我不過問一聲。並勿是貪財。他

是去弄了個廟。古語有云：『得道成仙，西遊天去』。阿何諒無趣，我寄了他兩封對。他回信也無得。郵便動費三番聯帳。把自己的面孔沒換金子。條假使有把空。帶個信報貼就說你買古董。蘇秋介紹耐一筆古泉。放勒索常熟山之東麓歸宅。上同四海叔祖朝。曾經看過。因為價銀太老。就沒有成功。丹翁如其首飾幾件。就可以去看。（這一強羅蘇白）。說得不壞。丹翁住蘇州事。恐怕就會有了貴當面去的。原因複雜得很。不談吧。民志）。

耐篇世界小報裏。阿有何稿。我老着面皮。問條一句。條阿可以回答愛之花的妖子也變了姨太太哈哈

### 第三章 雅游

改寺名。今曰祝於山。俗名巖花寺。董事謝忠清。初以巖花名。今歸陳中以爲名。今則以祝於山。而畫松私爲卷子。題者如牛毛。相傳皆以祝於巖山。此圖爲松山合山之收而作也。其間畫老僧一  
 上  
 松

巴黎二日記

秋畫三

十一月夏。余求學於德。道出巴黎。宿聯小莊。遂  
 路。其舊  
 松

上  
 松

流及巴黎

則 範 首 王 竹 題 冠 續 千 大 也 顧 貂 狗 相

勝 歷 非 一 次 矣。余今大觀其便。足跡是處。得得暢暢。名  
勝 歷 非 一 次 矣。余今大觀其便。足跡是處。得得暢暢。名  
惟 烟 花 風 月。過 眼 浮 雲。俯 仰 間。已 成 陳 跡。余 雖 不  
文。既 游 是 境。安 可 不 有 一 紀 以 實 之。拉 雜 寫 來。  
聊 誌 瓜 分 云 爾。

六 月 十 七 午 夜 別 家 兄 有 武。僧 往 甯 劉 石 有 象 立。乘 車  
離 里 岳。翌 晨 八 時 抵 巴 黎 里 岳。下 車 後。劉 君 他 往  
。余 以 訪 故 友 山 上 趙 君。趙 君 已 留 法 數 年。一 切 有 素  
。得 以 爲 伴。可 無 憂 焉。轉 而 自 由 遊 跡。如 有 靈 驗。  
幸 余 昔 年 法 法 傳 習 之。情 思 究 其 奧。此 次 驟 然 應 用。  
被 辭 胡 謔。到 處 有 誤。如 無 熟 識 者 爲 伍。則 茫 茫 歧 路  
。余 所 不 可。趙 君 驟 逢 黃 雨。欣 喜 欲 狂。亦 樂 爲 之 導  
。知 兩 人 先 至 歐 國 科 大 學。門 庭 甚 高。氣 價 匪 淺。是  
日 適 值 午 間。應 廣 園 科 家。登 堂 入 室。暢 談 無 忌。教 主  
摹 仿 戲 館 形 式。取 觀 聽 便 利。而 陳 列 室 中。病 理 生 理  
各 類 標 本。羅 列 如 星。尤 以 花 柳 細 菌 二 種。設 備 爲 特  
。蓋 法 國 素 以 花 柳 細 菌 著 名。設 備 周 密。所 以 表 其 特  
長。一 時 爲 痼 疾 病 者。曠 世 珍 珍。剖 切 精 微。目 不 暇 接  
。情 限 於 時 間。未 能 一 一 盡 加 觀 察。至 今 以 爲 恨 也。  
去 此 入 動 物 院。院 館 頗 大。入 焉 而 不 得 出。其 中 所 列  
猛 獸。馴 奇 蛇 虫 鳥 獸。舉 凡 世 界 珍 奇 動 物。無 論 古 今  
巨 細。收 集 殆 遍。此 難 能 矣。

(未完)

游 人。

(一)  
(二)  
(八)

少停回來。一定要繼續噙哩噙囉。不能說再是這樣的對付他。直的和老青商量。一來這種私夥子。有甚妙法想得出。二來他很願意局長走開了。他好恢復以前地位和勢力。一個人以心開心。想了半天。忽然靈機一動。暗想：暗底自己便想自己這。你為何現在來得如此晚。儘可答應他搬家。難道搬了家。他就一天到晚管住了我不許出來麼。祇消和老青說通了。還不是一樣麼。趁這個空兒。我何不要求他正式結婚。倒是很好一條交換條件。主意打定。少停局長回裏。便把這交換條件說出來。局長聽了要他正式結婚。暗想不妙。自己前經萬里。將來功名事業。不曉得得到什麼地步為止。天津方面。自己非但沒有太太。就是姨太太也有在那裏。要再討一個二姨太回去。算不得什麼。但是她有錢頭貨饒着。真令八辦不了。要是老老實實回報她。她一定噙哩噙囉。有別的問題生出來。不如就換改嫁。最好的法則。

寓小東門內梧桐弄內十五號

上午門診 下午出診  
 舊明醫士爲黎文園君之高足且家學淵溫爲滋蘭先生之  
 孫孫卿先生之胞姪今在小東門梧栖病所內懸壺應世存心  
 人求治者莫不手到病除有口皆稱梧栖病所勿交臂失之  
 介紹人 李平書 夏應堂 談祥臣 殷受田  
 金百川 余伯陶

楊慶因

晚晴初頗有興與游。不意忽有所遇。心乃不自甯。而人面不知何處。欲訪亦無從。輾轉思之。乃得一法。計祇有仍由此路電車尋之。於是往往來來。乘此路每號電車數次。竟無所遇。日已暮矣。次日復如是。又乘此車。幸此亦無所遇。彼來電車。或亦偶然。既思而悟曰。吾誤矣。未得非准此。彼人乃與一帮女學生。前日遇時。正每日各校下課時。遂改上下課時間。乘電車往復。詎無影響。心亦慙。一日晚晴方閑坐。侍者引進一人。晚哥一見。直不知是驚是喜。直視其久久無一語。其人始含笑。繼而掩泣。終乃投入晚哥懷。哭欲放聲。晚哥抱之。亦泣涕漣漣如也。二人又久久始已其哭。晚哥曰。吾殆夢乎。是真吾類妹乎。秋娘曰。妹亦疑是夢。實非夢也。遂述一切。晚哥時恨時泣。時喜。乃問秋娘曰。妹何由知吾在此。

記者

今人無不知國民乃民國之主人翁。而上古總統。下及官吏。皆以國民之公僕。然公僕之威權。雖加於主人翁之上。其故何耶。是蓋由於僕之侵越權限。而主人翁復放棄大職之故耳。於此時也。主人翁者。宜各具全副精神。以監督公僕之主人翁自居。共謀前近之福利。乃不此之務。紛紛輕主人翁之位而不居。夕謀所以揭亂方法。排斥異己。俾己之可以再得。嗚呼。共管之說。已遍世界。國彼不國。竟覺拿一念之爲。或曰。彼久已含主人翁之志。而願爲公僕。則其奴隸觀念。深且堅也。若外人實行共管中國。則彼正可大顯其諸媚身手。惟恐其不來共管。以敬爭權獲利。在在促人不得不來共管。正爲此耳。嗚呼。我輩不知死所矣。

各種游藝品類而設歡迎投稿文  
言白話不拘但最長不得過一千

小世界游藝談

或次學西所書畫。以女幾官之

以茲爲賭博。獨小世界能力矯過弊。實求是有名無實。內容佈置如絢。每目以戲人眼。專料新戲。至爲多端。局在狹窄無洋道。以相承。遊藝人亦林立矣。然考。遊藝場之內容。非有名無實。即便尙有。精益求精。如日前法聘鴻班戲。制築頂頂花園。可知該場之對於游藝。一頭。擇善而不惡。不遺餘力。不則際此夏日。正游藝場過盛之時。即此一端。小世界已足豪儔輩。况尙價較廉。遊客自衆。譬如早劇場中。至來蓋日樓之威武。沈少亭萍萍艷之唱做。均十分精彩。使人心目實爲。到女子新劇。尤爲上海獨步。正場配角。無一不精。張素蘭之女千。洵不愧中國最善遊藝場之稱也。(贈芳。即文獻大灘。亦曾名之藝術。)

爲異。而在其

之務。紛紛輕主人翁之位而不居。我輩不知死所矣。